

白兰之地

刘洪

单位请些退休干部座谈，李主任插空讲了个挺有趣的故事，他亲身经历的，张裕白兰地的故事——

这事过去好多年啦。是个秋天，五谷飘香的季节，外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大记者来烟采访。周日中午，我宴请他，喝的就是张裕白兰地。这大记者觉得，色泽迷人的白兰地既然是果酒，酒精度肯定大大地低于二锅头，便放开胆量喝。酒真香啊，余味绵长，喝着真顺口啊，越喝越好喝——用《水浒传》里的话说，是喝得“口滑”啦，不大工夫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伙计就自个儿干掉了两大瓶白兰地。其他人都是小口抿红酒，或是喝奶。我担心他喝醉了，他却说：没事！没事！毛毛雨啦！我的酒量你还不清楚吗？再来一瓶好不好？

他确实不显醉态，面不改色，滔滔不绝，字字珠玑，句句清泉，口若悬河，简直酒神一枚！但是第二瓶，我只敬了他一杯，就笑着把酒瓶强行夺走了，说：下顿再喝，下顿！

到了晚上，我觉得不放心，去宾馆探望他。一进房间，天呐，满屋熏人的酒味儿，窗户大敞，满地红彤彤的百元大票子！人呢，昏昏大睡在床上，摆了个“大”字，鞋也没脱，喊他，推他，就是不醒。奇怪的是，地上还躺着一块脏乎乎的电脑键盘，糊着刺眼的呕吐物。

直到夜里十点多，他终于醒了。我扶他去了洗手间，冲了个澡儿，他这才恢复了记忆。

原来，午后，大记者潇洒飘逸地回到宾馆，突然觉得浑身热咕隆咚的，胀得要命。开窗吹吹凉风，不仅没消热，反而觉得头晕目眩的，意识也混乱了。他走出了房间，想去外面泡泡网吧清醒清醒。出了宾馆，顿觉天旋地转的，每迈一步都感觉要摔倒。挣扎着，纳闷着，打听着的，也忘了是往东走的呢还是往西走的，也不知是走出了半里地呢还是走出了二里地，反正最后他如愿以偿地走进一家网吧。在座位上刚刚坐下，哇，哇，哇，就开始惊天动地地吐，把个好端端的键盘给吐得满满当当的，就像是一大盘子辣炒鱼杂儿。店主不干了，要他赔钱。赔多少？三百元！他说：不多，不多，毛毛雨啦。就掏钱给人家，掏了衣兜掏裤兜，掏了老半天，哀求道：我身上没带钱，我的钱都放在宾馆里了，你跟我去宾馆拿钱吧。顿了一下，又说：既然你要我赔偿三百元钱，这个键盘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归我了？我可以把它抱走吧？

一起回到宾馆，他从旅行包里掏出一捆一万元的差旅费，豪气万丈地扔给店主并喊着：给——然后，他一头倒在床上，就不知今夕何夕了……

我听他说得头皮一炸一炸的，急忙清点那些好不容易聚拢成一堆儿的百元大票子。当时啊，我真担心那些钱可能连五千元也不到。人家店主是真有良心，没有席卷而去，大概给他留了些吧。可是，当把票子数完以后，我愣了，甚

至大吃一惊！

“怎么？不到五千？”座谈会上众人都听得入了迷，听李主任卖个关子，忍不住齐声追问。

“嗨，咱们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些钱，总数是九千九百元，居然只少了一张！”

“啊！真的？”
“而且，当时大记者的房间里还有他的佳能数码相机、笔记本电脑、联想牌翻盖手机，一大堆值钱的东西，都没丢啊，万幸！万幸！”

“还有，那个神秘的店主，只拿走了一张百元钞票，走的时候，还特地把房门从外面给关上了。我进房间是找服务员给开的锁。”

李主任意犹未尽，接着往下讲——

大记者要回去了，我给他饯行，打心眼里不想再给他酒喝。他却说：再喝点！再喝点！我说：还喝呀！忘了大前天的事啦？

他嘿嘿一笑：小事一桩，毛毛雨啦。

我问：今天想喝啥？
他一副毋庸置疑的表情说：当然还是烟台的张裕白兰地啦！

嗨，白兰地，白兰之地，白兰盛开的地方，白兰飘香的地方，多好的酒名多好的酒啊！我是真怕它了！又真的迷上它了！爱上它了！

唉唉，你们别瞪我呀，我今天不会多喝的，只喝一杯。不，不是喝，是品！大伙都多多少少地喝点吧，跟我一起好好地品一品这美味的白兰之地！

想想就好啊！哈哈！”

“遛遛鸟，看孙子，种一块菜园……”

“旅旅游，逛逛大好河山。也在家种一片菜园……”

谁曾想，菜园如此受宠，一时间成了一种向往，一种悠然的生活憧憬。

一幅幅远方的诗意画卷，乐得个个脸上开满了花儿。

可不一会儿，大伙儿散了，躺躺，坐坐，下午还得忙工作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向往的生活！

原来，小菜园藏在了许多人心底，非我一人之爱。

夕阳染得天边橘黄似画，我的目光溜出了窗外，不巧，又见了那位老人。他正弯着腰，手握一把小铲，悠然地摆弄菜叶，瞅一瞅长势，除一除杂草，清一清杂物，一会儿打理打理周边。清洁了，妥当了，便满意而归。我望着他背手而去，似乎听见了他嘴边哼唱的小曲，这或许属于他的远方和诗。

小菜园，藏在了城市的喧嚣里，它不知，多少诗和远方藏在了它静静的土壤里，期待破土发芽。

退而不休

刘卿

我和老公的单位2003年倒闭了，失业的我们先是给别人打工，后凭着老公的一技之长一起干起了维修。我俩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挣钱，供着女儿上学，赡养着老母亲，还把咱们俩的养老保险缴上了。辛辛苦苦近20年，去年我退休了。

退休工资每月两千多元，虽然不太高，但是我特别知足。女儿也大学毕业了，找的工作也不错，经常给家里一些钱，我美其名曰：替你暂时保管着。

和朋友聊天时，就有人劝我，“不要那么拼了，毕竟退休了，岁月不饶人，待在家里享享清福吧。”我也故意逗老公，试着在家闲了几天，收拾收拾卫生，刷刷视频，结果几天下来，头昏脑涨不说，眼也发涩，腰也发板，浑身哪都不舒服。老公也是颇有微词，说他一个人干什么也不得劲，没人跑前跑后给他递工具了，没人给他接电话了，工作效率大打折扣。我傲娇地说：“咋的，发现没我这个帮手不行了吧？”“干活我

一个人能行，关键是还得谈价，还得收钱，真有点忙活不过来，看来还得咱俩继续搭档。”架不住一番糖衣炮弹的攻击，歇了没几天，我又和他并肩战斗了。

没想到一忙活，筋骨也不难受了，眼也不发涩了，浑身轻松。

于是就有朋友说我，天生忙碌的命，有福也不会享。

我笑着反驳：“老家那些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只要身体好，都乐得扛把锄头到地里转转。我才五十多岁，虽然退休了，但身体棒棒的，还是可以继续发挥余热的。”

如今退休一年多了，我依然快乐地和老公搭档，干着我们的维修活。当然不像以前那么拼了，适当地放慢脚步，抽空还跟旅游团出去转转。当然了，码字写文的爱好更是保持着。这种有忙有闲有创造、退而不休的生活才过得充实又潇洒，一颗心还是那么年轻又有活力。

谁说退休就一定要闲下来，毕竟劳动最光荣嘛，能劳动更是一种幸福。

老叔的雕刻时光

赖玉华

趁着周末去拜访老叔，驱车半个小时就到了福海路，大老远看见老叔在店门前雕刻打磨。

老叔看见我，赶紧招呼，带我走进他的紫檀阁。紫檀的袅袅香气扑面而来，货架上惟妙惟肖的根雕映入眼帘，古朴典雅、妙趣横生、琳琅满目的根雕摆件来自老叔的手艺，倾尽了老人家的心血。

我正欣赏着，有人走进来，原来是老婶从外面买了好多物品，“老伙计，你瞅瞅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内蒙古羊肉，回头咱老两口涮羊肉。”我说：“来客啦？老婶，俺是走得巧不如来得巧。”老婶子哈哈大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丫头片子，是闻着味来的啊。”

这时，老叔也来了兴致，指着根雕说：“不瞒大侄女，这条街上我的摆件纯手工制作，杠杠的

不掺假。你弟弟这两年也支持我，还从网上买了有关根雕知识以及美术工艺之类的书给我，让我研究研究。”说着，他指着一个根雕，“你瞧瞧，这是有人要我雕刻的十二属相，再有几天就能完工包浆。还有那个树根可以雕刻一个白菜如意，现在是个半成品。”老叔说得正起劲，有客户来取货了。

看着忙碌的老两口，我赶忙告辞。眼疾手快的老婶，赶紧拿出一对根雕花瓶硬塞给我，“这个是丁香木的，散发的香味老好闻了。”老叔也顺手把雕刻好的乌金木掌中蝉打包放进我的包里，“回家别忘了好好包浆！”

我望着晒得黑炭似的老叔，会意地笑了。我喜欢老叔的根雕，他的巧手给各类器物赋予了生命，有着对生命的敬畏。

五月槐花香

黄伟

清晨早早起床，急着把卧室的窗打开，清爽的空气浸润着槐花的幽香扑鼻而来，禁不住深深吸一口气，又长长呼了出去。

盛开的槐花残留在记忆的深处。楼下的槐花每年这个时候就开了，他感觉比往年更醇香，翕动着鼻翼，贪婪地让鼻腔里多留一些香味儿。

昨晚家里来客人，父母陪着聊天，他在一旁静静地听。当客人说，屋旁有棵槐树，花开得正旺，老远就闻到香味。那一刻，心，猛跳几下，花，好像开在他心上。

梳洗整理一番，他犹豫着走出屋子。下楼梯时有些着急，脚下没踩踏实，身体一趔趄，他紧紧

抓住楼梯扶手，没让自己摔倒。

出了楼洞，他试着把身体融进春光里，身体微微颤动，阳光的温暖，芬芳的气息……久违了。

不远处一家门市房，房后一棵槐树，一串串槐花缀满枝丫，空气中暗香浮动。

他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，脚步随即加快了……

有人从门市房里出来迎接，不是说好过两天让你的家人陪你来吗？

他不住地说，我能找到，我能找到。

干瘪的眼窝里有光在闪，映着门市房招牌上的几个大字：盲人推拿。